

那双眼睛看见了我

潘渊之

与张桂凤有关的往事,我了解的很少,都写在这里了。但“张桂凤”是化名。文章快写完的时候,我才意识到化名的必要。有点后怕。

我上小学的时候,张桂凤是我们镇的名人。镇子叫临江,因挨着鸭绿江而得名。主城区地盘不大,人口也少,三四万而已,所以,要想在当地成个名人,不太难。镇政府的科长,电影院的美工,会唱歌的女生,都有全镇闻名的。

张桂凤成名,是因为不幸。

那时的临江,有认知和行为障碍的人不少。有的脾性暴躁、举止乖张,不定什么时候就乱骂人、砸东西;有的性情呆滞、反应迟缓,也没有攻击性、破坏性。他们有的人衣服上缝个布做的胸签或臂章,写着名字、住址,便于路人在其有困难时提供帮助。

张桂凤属于后者。有那么几年,我在路上多次见到她。她个头不高,也不是多么邋遢,常常是孑然一人,孑孑而行。也跟人唠嗑,来言去语,有问有答,并不总是驴唇不对马嘴。她身上没有布贴,大概她能找到家,或者是认识她的人多,不需要。听说,她是由于恋爱受挫,精神受了刺激,才成这个样子。

一次,是个夏天的午后,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,五六个人围着她,有大人,有小孩,我也去看热闹。有个小伙子成心拿话逗引她,她自然上套,众人就笑,小伙子笑得尤其响。张桂凤问:你笑什么?小伙子顺口就说:笑你吹不响。这两句对答,有个出处,是一篇课文,《海螺渡》,我还没学到,但在哥哥姐姐的课本上看过:“我要渡海去岛上送材料,却不会吹叫渡船的海螺。一位十四五岁的小姑娘(自称“东海红卫兵”)嗤笑他,他就问‘你笑什么’;小姑娘回答的就是这句‘笑你吹不响’。张桂凤那么一问,小伙子便这么一答,熟悉课文的会心大笑,不明白‘典故’的也觉得这一问一答有趣,也跟着哄笑。

我在外圈,从人缝里看见张桂凤涨红着脸,瞪大了眼,有种不知是纳闷还是愠怒的表情。我看到她眼睛很大,眼神并不空洞、茫然。

第二次注意到张桂凤的眼睛,是

在寒假里,好像是那个夏天转年的下雪天。

没什么风,雪下得飘洒。我和邻居几个小孩在房后路上打雪仗。不知何时,张桂凤出现了。我记得她穿得不是很厚,手抄在袖子里,系了一条绿色的围脖,缓慢地走着,在雪地上拖出长长的印迹。

有人喊她的名字,冲她怪叫。我也一样,没想太多。知道她不会威胁到我们,因而有确定的安全感,和隐约的优越感。大伙离她四五米,冲她扔雪球,都没中。她好像生气了,语调严厉,但吐字含糊,拙嘴笨腮的,引得大家更加来劲儿,争相还嘴。

我跟着起哄,滑到她侧后方,团起雪球朝她扔过去。

我投掷一向准头极差,但这次竟然正中她后脖子。一声噗沙沙的闷响,雪球炸开,雪屑飞溅,把一段绿围脖染白。

同伴的欢叫声中,张桂凤缓慢地回身,瞪大眼睛,定定地看着我。那眼神,是愤怒,还是无辜?是讶异,还是痛楚?我感到有种被逼视的窒息感,伪装的勇猛倏然涣散。我像考试打小抄被抓了现行一样难堪,正在团弄雪球的双手不觉停下来。

又有雪球打在她后背,她转过去与那几个孩子对峙。我轻轻地吁出一

口气。手的温度消融着雪团,雪水又把手冻得发红、发烫。我扔掉雪团,搓着手,哈着气,回家去了。地上白茫茫的,心里灰溜溜的。

打那以后,我再也没见过张桂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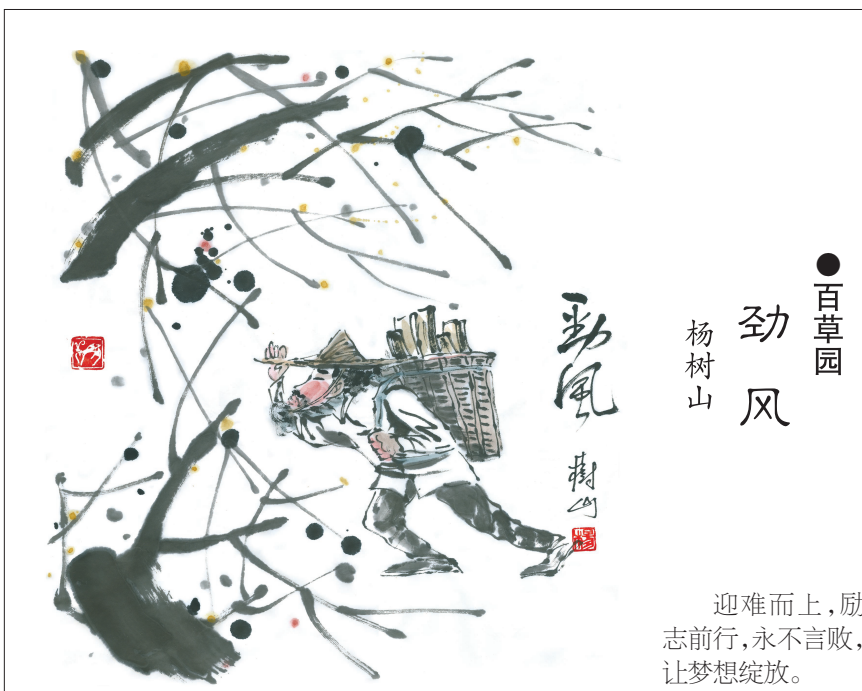
跟张桂凤之间,只有这两次的看与被看。夏天的围观,我看见了她,她无视于我;雪天的偷袭,我看见她,她也看见我,我又从她看我的眼神中,看见孩子们欺负弱者的顽劣,看见我自己背后出手的卑怯。

很多年以后,读到一篇科普文章,说那种因为一件事而导致的精神疾病,很多都能缓解甚至治愈。我想到了张桂凤。她该没事了吧?但愿她不记得那个雪球,不记得那些年她受过的欺侮。如果真是这样,她会免于记忆的烦扰,我也能卸下经年愧怍,权当与过往和解。

前两年,也是个下雪天,在小区看到几个孩童打雪仗。雪球朝着一个男孩飞来,他机灵躲避,顺手向对方抛去还没团好的雪球,附带着一只绿色的手套。手套掉在身边,雪球半途而散,嬉笑声洒落一地,眼前的一切,竟有些恍惚。

那天晚上,给我姐打了个电话。我姐比张桂凤低几届,当初我是听她跟我妈说起那些事的。我问她这些年还有张桂凤的消息吗,她说,早没信儿了。又说,不知她还在不在,要在,也七十好几了。

放下电话,张桂凤的双眼在我眼前浮现,却是异常沉静,无怒无怨。我突然有种洞悉隐秘后的释然:她早就把我看穿,而我借着她的眼,也把自己看见。



●百草园

劲风
杨树山迎难而上,励
志前行,永不言败,
让梦想绽放。

“时针”与“秒针”

杨方

起抱怨道:“凭什么他画一条线就能得到10万美金?而我们忙忙碌碌好几天,最终却只拿到区区几百美元?”老工程师微微一笑,说道:“画一条线本身不值10万美金,但清楚在哪里画这条线就值10万美金。”

我们抬腕看表的时候,首先留意的是时针,还是分针,又或是秒针呢?答案不言而喻,肯定是先看时针,那个

看似静止、仿佛没做任何动作的时针成了关注的核心,而那个整日忙碌不停、工作做得最多的秒针,实际上却常常被人忽视,在许多表盘上甚至都不见其踪影。

尘世之中,那些忙得晕头转向、累得身心俱疲的人,往往也是容易被世界遗忘的人。要努力让自己从忙碌的“秒针”,蜕变成“分针”,进而成长为掌控大局的“时针”,而一味抱怨,只会困于原地,永远无法登上时针的舞台。

“时针”与“秒针”,能映照人生不同的角色。我们不妨依照表盘的原理,探寻“时针”与“秒针”背后的处世哲学。

星期文库

“旧院童趣”之三

夏日飞舞的玩伴

扈鹏

天津的夏天,炎热期比较长。一早,我就约上小伙伴一起跑出门,随性选个方向,便开启了一天的“探险”。我们要么去三岔河口的河边看大人钓鱼,要么凑在稍微阴凉的院门口角落玩弹球,谁的技术好,谁就能赢得更多的“战利品”。

我最喜欢的活动还是逮“老褐”——就是那种黄褐色的蜻蜓。此外,还能见到个头更大、身体呈青色的“大老青”,还有轱辘钱(尾部有两个圆形的蜻蜓)、小辣椒(红蜻蜓)、小鬼儿(黑黄相间的蜻蜓)、黑寡妇(黑蜻蜓)等。不过,最常见的还是“老褐”。

小时候,我们缺少保护益虫的意识,再加上一到夏天,“老褐”成群结队地飞来飞去,随处可见,它们自然成了孩子们捕捉把玩的对象。逮“老褐”最好的时机,是大雨将至的时候。它们一群群飞得极低,擦着人头、贴着地面掠过去,翅膀嗡嗡作响。我们这些半大孩子,把上衣一脱,瞅准蜻蜓群飞过来,猛地朝空中一抽、一扑,运气好的时候,能扑下来一两只,赶紧把它们翅膀合拢,用手指紧紧夹住。要是手里再有自制的抄网,往低空一兜,几乎十拿九稳。

我把逮到的“老褐”放进屋里,天真地盼着它们能帮家里捉蚊子,也算做件好事。可我发现,它们大多只是蔫蔫地趴在纱窗上一动不动,偶尔扑棱着翅膀飞一小段,又赶紧停在别的地方,看起来没什么精神。我一下子慌了,生怕它们会死掉,赶紧把它们都放了出去。

那时候的我们从没想过,这些在掌心扑腾的小生命也有自己的天地,更不知道它们是益虫,只觉得捉得越多,就越显得本事大。现在想起来,内心充满了懊悔。它们捕食蚊子,维系着一方小天地的生态平衡,远比我们童年里“捉得多就是本事大”的虚妄认知,更有意义得多。

后来大院拆迁,城市里的高楼渐渐多了,可小时候那种漫天飞舞的“老褐”,却很难再见到了。直到有一年盛夏的午后,我忽然在小区里看到几只蜻蜓从头顶掠过,随后停在一旁的树枝上。那一刻,我的脸上不自觉地露出了安心的笑容。

自由,才是它们最好的样子。

投寄本报副刊稿件众多,凡手写稿件,恕不能退稿,烦请作者自留底稿。稿件一个月内未见报或未接反馈,作者可另行处理。感谢支持,欢迎投稿。

投稿邮箱:jwbfkb@163.com